

田原

文集

14

田汉文集

第十四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田 汉 文 集 （十四）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372,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8.125 插页5

1987年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平）1—2,880 册（精）1—1,380册

书号 8069·1036 定价（平）3.40元（精）4.85元

第十四卷说明

第十四卷至第十六卷，共三卷，收田汉同志所写的评论、杂著和散文，其中包括文艺评论、有关戏剧理论和历史的文章、中外文学艺术家的评介，以及小说、散文等等。田汉同志一生辛勤写作，关于这些方面的文章数量很多。据目前已搜集到的资料，不下四百余篇，约二百五十万字。这些文章，除部分已编入本文集话剧卷、戏曲卷、电影卷外，现选编入此三卷的共约一百万字。各篇均以写作年月先后为序，文末注明了出处。

本卷内容为田汉同志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所写的文章，凡五十八篇，三十六万字。

目 录

一 九 一 九

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	1
-------------------	---

一 九 二 〇

致郭沫若的信	24
--------------	----

一 九 二 一

白梅之园的内外	58
---------------	----

一 九 二 二

致张闻天兄书	76
--------------	----

——序他和汪馥泉君译的王尔德《狱中记》

《哈孟雷特》译叙	81
----------------	----

一 九 二 三

艺术与社会	83
-------------	----

一九二五

从悲哀的国里来	87
---------------	----

一九二七

银色的梦	103
荆棘之路	110
上海（小说）	115

一九二八

《南国》半月刊重刊之词	176
面包与水仙	178
——《银色之梦》续篇一	
新国剧运动第一声	183
第一次公演之后	185

一九二九

我们今年的戏剧运动	188
——迎一九二九年	
我们今日的戏剧运动	191
艺术与艺术家的态度	194
艺术与时代及政治之关系	198

近代戏剧文学及其社会背景	202
戏剧与民众	208
南国社的事业及其政治态度	213
从南京回来	219
序《南国周刊》	228
在南国社第五次会议上的演说	231
在南国社第六次大会上的报告	236

一 九 三 〇

我们的自己批判	240
——《我们的艺术运动之理论与实际》上篇	
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	
.....	354
从银色之梦里醒转来	358
临着南国第三期第一次公演	363
《南国》月刊苏俄电影专号卷头语	369

一 九 三 二

戏剧大众化和大众化戏剧	372
-------------------	-----

一 九 三 三

回到自己的园地	377
---------------	-----

怒吼罢，中国	383
戏	385
在“骚乱”中	387

一九三四

清谈之月	392
马——欢迎徐悲鸿先生	403
序洪深先生的表演术	409
重新展开革命的民族电影运动	413
中国旧戏与梅兰芳的再批判	416
——梅兰芳赴俄演剧问题的考察之一	
苏联为什么邀梅兰芳去演戏	435
——梅兰芳赴俄演剧问题的考察之二	
致《戏》周刊编者的信	455

一九三五

对于戏剧运动的几个信念	459
评《西施》	462
《夜奔》及其他	470
——献给仙霓社诸艺友	
旧师之死	475
——悼姜济寰先生	

中国舞台协会公演幕前致词·····	480
暴风雨中的生长·····	482
国防戏剧与国难戏剧·····	484

一 九 三 六

重接周信芳先生的艺术·····	491
暴风雨中的南京艺坛一瞥·····	502
“音乐底报酬”呢?·····	519

一 九 三 七

关于写作态度·····	522
——《国民公敌》与《争强》	
战尘回忆·····	539
——一二八第五周年纪念	
纪念俄国文坛的“大彼得”·····	544
——普史金百年祭	
高尔基的飞跃·····	547
——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	
戏剧运动之开展·····	559
《斩经堂》评·····	564

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

一 美国精神与民主主义^①

我从前读过杜马司·嘉莱尔^②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讲到“诗中之雄”，举了莎士比亚，中间说莎氏的价值，有几句话非常警策，说是：

现在试想，倘若人家问我们，你还是肯丢开印度帝国呢？还是肯永远不要莎士比亚呢？这真是一个大问题。政府中人一定是要用官话去答的了，但是我们就照我们的见地！我们若不受人家的胁迫就应答道：不管有印度帝国与没有印度帝国，我们不能没有莎士比亚！总而言之，印度帝国有一天是要去的，但是这个莎士比亚是不会去的，他是天荒地老都伴着我们的，我们不能丢开莎士比亚！

诸君！试看英国灭了印度有多久，今日印度不是谋乱之

① 小标题原刊本作“Americanism与Democracy”。

② 杜马司·嘉莱尔(1795—1881)，今译作“托马斯·卡莱尔”，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

事时起，独立之声日炽吗？英国到底保得印度好久？很是一个问题。然而，莎士比亚虽死了三百四十五年，他永不会向英国谋叛独立，他永远是为他的祖国放万丈光明的。就是英国有一天失掉它的世界的地位，莎士比亚之世界的地位是永不会失的。

今日与英国争世界的地位的，就是美国。美国从前虽然采门罗主义，“新世界人不管旧世界的事，旧世界的人也不要管新世界的事”，后来力强思斗，也带着些Imperialism^①的意味，就和英国在东洋得了印度一样，他也就在东洋得了菲律宾群岛，距今也不过二十多年。据近来电报宣传，菲律宾也快要独立自主了。但是我一想，美国有今日的光荣，今日的胜利，一定有些东西不和他分开的，一定有些东西永远指导他，随伴他，鼓励他的，象英国有莎翁、弥尔敦等一班诗圣一样！

不错哪！我看见一本书上说：

美国可向世界夸示的，不是那些养豚之群，不是他的钢铁、锐铁，不是那蜘蛛网一样的铁道，更不是菲律宾群岛。美国唯一可夸的是由他产生的人物，由那些人物所道的自由。

诸君！美国的历史虽短，伟大纯洁的人物很多。美国人所倡的言论学说，可以供世界上的人咀嚼受用的也不少。但是由美国的伟人哲士一致主倡力行、演为现在潮流的却是什么呢？不用说，是民主主义(Democracy)！（发源虽从希腊

① 帝国主义。

当时)

从前英国人支配世界，物质上就靠着“强大的海军”，精神上就靠着“自由主义”(Liberalism)。现在美国支配世界，物质上的就靠着“丰盈的资本”，精神上就靠着“民主主义”(Democracy)。

今年是一千九百十九年，世界空前的大战到今年算完全结局。联合国以美国之参战而得胜利。德奥以美总统十四条之原则而置干戈。自今年一月起又开盛大空前的巴黎会议，威尔逊以现任总统代表一亿强大之美国人，其为巴黎会议的主盟，不用说了。回溯距今一百零四年前的维也纳会议，一则主盟的是专制主义的君主，一则主盟的是民主主义的伟人，令人起“天亦不醉”之感。凡醉心民主主义的人应举杯为民主主义前程祝福！于是乎不能不同时感谢美国，感谢“他产生的人物”，感谢“那些人物唱道的自由”！

但是诸君！这是有意吗？无意吗？在这个美国人代表的民主主义全盛的时候——就是今一九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恰合是美国一位民主主义的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百年祭！

二 惠特曼的略历

我如今请把惠特曼的略史叙述一番，再讲他的伟大与对于此次大战之关系。原来惠特曼名瓦尔特(Walt)，是美国纽约州长岛西山(Westhill of Long Island)人。生的时

候，是千八百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父亲名叫瓦尔达(Walter Whitman)，业农工。母亲名叫威尔颂(Luisa Van Volsor)，系某军官的孙女。夫妇之间生子女九人，瓦尔特·惠特曼是第二个。后来两亲由西山移居蒲鲁克林(Brooklyn)，惠特曼的青年半度于此。不幸父母先后下世，他成了孤苦之身。第一次被雇为一律师的小使，再为印刷局的徒弟，三转而为乡里的教书先生，四才渐成文学之士，二十岁独立发行一种周刊杂志，叫做《长岛人》(Long Islander)——现在这种杂志还存在。一八四六到四七年之间，再到蒲鲁克林市，办一种日刊叫做《鹰》(Eagle)。一八四八年被纽阿连斯新月社(Crescent)聘为主笔，在任九年。后来又做过木匠、砌匠。五十四、五年时候再寄稿至杂志评论上，做过两三篇小说。从一八五三年，五年之间，就专门从事他那篇杰作——《草叶》(Leaves of Grass)。听说打的草稿也和我国欧阳公修五代史一样，稿积满房咧！一八五五年，惠氏知友巴克博士(Dr. Richard Maurice Buoke)把他辑录起来，题名《零缣断素》(Notes and Fragments)，由惠氏自手签字，自手印刷，成四折九十四页的小册子，自己介绍于美国社会。但是他的诗集卖出去的不过十二册。其他赠人阅览的，多半被人家写了些侮辱的文字——如“野蛮人的文字”、“泥醉者的谰言”——依然退起回来了。到后来，经康果圣人爱墨荪(Emerson, the sage of concord)裁书激赏，世俗批评家才庆新诗人之产生。至一八六〇年，《草叶》已出三版，由波斯顿书社发行了。

一八六二年，正当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他的兄弟是个陆军中佐，在战地负伤，惠特曼听了，骨肉情深，马上就丢了文笔到野战病院，去看护他的兄弟，使他健康回复。他的兄弟就到华盛顿去静养去了。然而他看见病院中多数同胞的疾苦惨痛，就象是自己的疾苦惨痛，不忍独还，就投身军籍，做个看护兵。等到战争告终，才归华盛顿，得当时释奴总统林肯的知遇，——林肯初次会惠氏的时候，执他的手叹道：“你真是美国哪！”——做过政府的书记官，然马上就辞了职，在首府及附近约住过十年，中间基于战争的经验，做了几篇文章。一八七三年之初，患了痹麻症，弄得半身不遂，随后就移居费拿特尔费亚州的嘉门田(Camden)。蔽风雨有一椽小屋，供扶助有一个家人。千八百九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就终了他的平平淡淡的一生。卒的时候，年纪七十三岁。

三 惠特曼的伟大

象这么说，他这一生算是平平淡淡了。他也没有得过甚么勋章，也没有叙过甚么爵位——人家也没有给过，他也没有求过，——然则他有甚么伟大的地方可纪呢？他不过是一个“人”，不过是一个“一品大百姓”，不过一个“新世界的美国人”，不过是一个“亚丹之子”！——他自称他是 Son of Adam——有什么可纪呢？

诸君！不错！他的可纪处，他的伟大处，他的可供人顶

礼膜拜处，就因为他是一个“人”，因为他是个“一品大百姓”，因为他是个“新世界的美国人”，因为他是“亚丹之子”。

惠特曼的平生著作，可也是不少，如《草叶》(Leaves of Grass)、《击鼓录》(Drum Taps, 1865)、《幻想呵，再会》(Goodbye, my Fancy, 1861)、《战中忆语》(Memorandum during the War, 1875)、《民主主义的豫想》(Democratic Vistas, 1870) 及 Specimen Days and Collect (1883)^①、November Bough(1888)^②等是。其中最主要的、最杰出的，就是《草叶》。《草叶》中所载的诗很多，可是他处处是教人家做一个“人”，莫做禽兽；做一个“一品大百姓”，各人自食其力，莫做高居人上的官府相率食人；做一个“新世界的美国人”，脱除一切藩篱、一切传统，自由自在的生活，莫做一个“旧世界的美国人”，事事引绳自缚，奄奄无生气；做一个“亚丹之子”，保持原人的纯洁心，发原人特有的绝叫，莫做世间所谓“某人的”（如我国现今政客间的话说“某人是段芝泉的人”、“某人是谭组庵的人”）——“某系人”、“某系统的人”、“某藩的人”（日本现在还有所谓藩士者）、“某路的人”（如我们湖南分甚么中路人、西路人、南路人之类。听说西南两路人团体尤紧）、“某党的人”。他的诗立志解放世间一切困顿网罟之人，发皇“美国精神”(Americanism)，鼓吹“民主主义”。他说的是天真，写的是心血。他不知甚么叫做“作诗法”(Art Poetique)，甚么叫做《佩文韵府》(The

① 《物种成熟了，采集吧！》。

② 《十一月的绞刑架》。

Dictionary for Rhymers)。当时那班“网罟中人”看不惯这种清新泼辣的妙句，倒说他做的是“野蛮人的文字”、“泥醉者的谰言”又何怪呢？他的伟大，除开林肯，除开爱墨荪，及后来英国罗塞笛、细漠慈等外，几几乎很少晓得的，也没有人敢称他为诗人。他的伟大，只有他自己晓得。他是特立独行的人，他自己认定他做的是好诗，他是个大诗人。诸君！请让惠特曼先生自己表明他的主张罢！

以下是他说的，

把精神的亚美利加之根柢信仰一点不遗的好好的写出来，是我年来的宏愿。合众国之伟大的发达，不可不为精神的，不可不为英雄的。把这种信念歌咏出来，是我的诸诗一贯的目的。合众国之为物，已经是一篇大诗歌。

新世界的英雄，是能传原始时代自然之性情的平民劳动家，所以，颂“他的豪健雄大”的诗歌，不可不求之“以希腊的半神(Semi-Gods)与封建时代的骑士为英雄而歌咏之”之旧世界的残废之诗形以外。旧世界让他永守旧世界的事物。欲表现新世界之新想念与新事实，有甚么必要要去借旧事物的形式呢？

不要专门替人家的文章拔萃！不要专门引用人家的！做诗文不要把甚么东西都堆砌一些！要如那鸟之翔空、鱼之游水那们轻妙！避去一切诗的微笑！全然要把自然应有的事物忠实的道出！

我不管在户内或户外，我只要想戴着帽子就戴着帽子。我不囚于甚么主义流派，我不屑弄闲文字供彼少数上流贵人的赏玩。我的所志，是要为多数的平民传刚健的精神，常常

保持善良之心。因此世界一善，物无不向善。

宏大的理想——

啊，兄弟呵！宏大的理想，是诗人的天职呵！

立于万物的中央者，是人类。宇宙之真意义存于个人之自由发展。那么同个人一样，也不可不尊重个人所组成的团体。

我的诗的大思想是共和的，然而我之所谓共和，超过政治，入于趣味的领域。风俗及审美上不用说了，就是哲学、神学，也可由此定标准。

我要往的地方，已定妥了。确实，上帝等我以同等的权利到他那儿去。

大同胞，——我所恋慕的真实之情人，就在那儿。

四 惠特曼与 Americanism

惠特曼先生是个纯粹的“美国人”，是个纯粹的“新美国人”。他所高歌的是“新大陆”，是“年少的国家”，是“未开的领土”，是“无历史的国民”，是“自由的民族”，是燃亚美利加的希望，祝亚美利加的健康。他是他的民族的精神之打破者，他是他的民族的将来的预言者，他替他的民族、他的民族性结晶的自由平等Americanism吐冲天的意气。他的杰作《草叶》的序文，就是这冲天的意气之象征。他有一段说：

美国人恐怕比世界上无论甚么时代的国民是最有诗的